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治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辛武帝炎改會昌

穆宗第五子母韋太后仇士良臨死謂同類曰天子

晉失不道勿令讀書親儒者後眼丹藥其性躁急喜怒不常年二十四而崩在位六年

帝自幼稚不喜釋氏是年正月即位七月

治三一

桂州馬生三足駒至秋九月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錄道場冬十月帝幸三殿升九仙玄壇親受法錄左拾遺王折諫云王業之初

不宜崇信太過帝不納

是年十月潭州雲石晨禪師卒鐘陵建昌人姓王氏少出家於石門初參百丈未悟立旨侍左右二十年文化乃謁藥山服勤已久山問師作什麼曰擔屎山曰那箇

曰在山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山曰何不教並行曰和上莫謗他山曰不合與麼道曰如何道山曰還曾擔麼師於言下契會一日藥山問汝解羨師子是否白是山曰羨得幾出曰羨得六出山曰我亦

羨得曰和上羨得幾出山曰我羨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鴻山鴻問曰承長老在藥山羨師子是否曰是鴻曰長羨耶還有置時曰要羨即羨要置即置鴻曰置時師子在什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道吾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曰如無燈時把得枕子怎麼生道吾曰我會也我會也師曰怎麼生會吾曰通身是手眼洞山問就師乞眼睛師曰汝底與呵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有汝向什麼處著洞山無語曰乞眼睛

底是眼否价曰非眼師咄之師於是月二十六日沐身竟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日並無人去及夜師歸寐壽六十茶毘得舍利千餘粒塔曰淨勝勅諡無住大師

治二

夏六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爲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錄左輔關劉玄謨上疏切諫貶玄謨爲河南戶曹

三年正月制曰齋月斷屠出於釋典國家

非中國之教蠹害生靈宜盡除去帝深然之歸真復請與釋氏辨論有旨追僧道於麟德殿談論法師知玄登論座辨捷精壯道流不能屈玄因奏王者本禮樂一憲度則天下治吐納服食蓋山林匹夫獨擅之事願陛下不以留神帝色不平侍臣諷玄賦詩以自釋玄立進五篇有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之句帝知其刺特放還乘梓

論曰昔周武廢教沙門犯顏抗爭殆

治三

數十人雖不能格武之惑然足見吾法中之有人也及唐高祖議沙汰而惠垂玄琬智實法林等皇皇論爭引義慷慨亦不失法王真子之識凡自大曆而後祖道既興吾門雄傑多趨

初業猶近梁隋卿相大夫或緣茲弊自今惟正月萬物生植之初宜斷屠三日列聖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三月以道士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時帝銳意求仙師事歸真歸真乘籠每對必排毀釋氏

禪林至是武宗議廢教而主法者才知立一人而已雖武宗盛意不可解佛運數否莫可逃凡釋子者處變故之際無一辭可紀佛法尊博如天亦吾徒失學之罪也

甲子正月作望仙樓於禁中時集道士於其上咨質仙事時趙歸真特被殊寵諫官數上疏論之帝謂宰相曰諫官論趙歸真之意要卿等知朕宮中無事屏去聲色要此人道話耳李德裕對曰臣不敢言前代得失第歸真曾在敬宗朝出入掖庭以此羣情不願陛下復親近之帝曰朕於彼時已識此人但不知其名呼爲趙練師在敬宗時亦無甚惡朕與之言滌煩耳至於軍國政事唯與卿等論之豈問道士繇是宰相不

復諫而歸真遂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有長生術帝遣中使迎之及元超至與劉玄靖及歸真等膠固排毀釋氏於是拆寺之請行焉

四月敕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

千六百所僧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五月庚子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關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各留一寺凡有列聖尊容並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兩京左右街請留十

三

四

寺寺僧十人勅曰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巧者各一所如破落悉宜除毀其行香日官吏宜赴道觀上都東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中書門下又奏曰天下廢寺鐘磬銅像委蓋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爲農

治三

五

具金銀鉢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等像勒出後限一月納官八月制曰朕聞三代以前未有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寢興由是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募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家而漸不

覺以至於誘惑人情而衆益迷洎於九有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

西方區區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未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于正意條流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即人利眾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還俗僧尼收充稅戶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幾五十萬廢丹臘無用之室凡六萬區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爲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

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架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弊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天下孰此兩端而以經邦豈以

五乙 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三月帝不豫自徵方士服金丹受法籙至是發背躁悶失常遂至大漸旬日不能言而崩年三十三舊史贊曰昭肅削浮圖之

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  
徒見蕭衍姚興之曲學不悟始皇漢武之  
妄求蓋受惑左道之言故偏斥異方之教  
况身毒西來之法向欲千年蚩蚩之民習  
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

仙如文身斷髮之鄉似吐火吞舟之戲詎  
可正以咸韶而律以章甫加以笮融何充  
之佞代不乏人雖荀鄉孟子之賢未容抗  
論一朝隳殘金像燔棄胡書結怨於膜拜  
之流犯怒於匹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  
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爲中道欲革斯弊將  
俟河清昭肅頗稱明斷然聽斯蔽矣已上並見

論曰舊史武宗紀著除羅釋氏始未  
甚詳當時黃冠乘龍傾害吾教然亦

史舊

大臣李德裕輔成其事也新史曰武  
宗毅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而躬受  
道家法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知其  
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不同耳噫  
嘻武宗非明智不惑豈特於釋老好

惡不同哉其偏信李德裕專權用事  
朋黨相傾雖僅有伐叛之勞未見成

功而朝野積怨已甚使更久權則與

李林甫又何異乎○

古日上流之罪  
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穆宗陵下忽  
之罪天似其罰異矣武報應傳曰正

聞人語謂是盜焉遂泊表蕪之內俄  
而空有朱衣執版宣曰壞廟何在有  
二吏出應曰在矣朱衣曰錄海西居  
使者至也未吏曰計程十八日方至  
朱衣曰何稽吏曰李炎坐毀聖教減  
箕一炬當與海西居同錄其魂而至  
矣時有賈客自東來俱尋不見是年  
武宗果卒併錄之

月上崩子幼皇太子即位

李德裕荆南節度使

四二七

丁宣宗忱

憲宗第十三子始封光王謙位與  
於宮廟官者仇公武潛牧教之俾髡髮  
爲僧後復受江陵少尹武宗疾大漸立  
爲光王爲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帝以淚落  
與佛寺后年五十崩咸寧改元大中

三月詔曰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

十三七

之教有資爲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  
釐革過當事體乖謬其靈山聖境應會昌  
五年所廢寺宇諸宿舊僧可仍舊修葺住  
持

是年尚書白居易卒年七十有五贈尚書

左僕射上以詩吊之居易被遇憲宗時事  
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爲當路所  
忌遂擯斥所蘊不得施乃放意文酒能順  
適所遇託釋氏死生之說若忘形骸者後  
復進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

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及從祖弟敏  
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架石  
樓香山鑿八節灘號醉吟先生自爲之傳  
晚節好佛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  
士與胡杲等九人宴集皆高年不仕者人

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  
工於詩當時士人爭傳誦之其始生方七  
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式之百數不  
差九歲暗識音律其篤於才章蓋天稟然  
既卒以其所居第施爲佛寺宣宗思其賢

不已因擢其弟敏中爲相居易嘗足疾肖  
彌陀佛像而禱之自爲之記曰我本師釋  
迦如來說言後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  
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  
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

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向西方有怖厄苦惱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又範金合土刻石綉紋乃至印水聚

治三

八

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南北東西過去現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

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綵張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回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

觀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現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宣此義而說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

治三

九

戊九月詔曰潮州司馬李德裕早籍門第幼

乃捨俸錢三十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阿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人天瞻仰眷屬圍繞樓

踐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爲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驕謾以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權生事妬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

者盡排誣忠良造朋黨之名肆姦偽生加諸之豊計有逾於指鹿罪實見於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叅信書亦見親昵恭推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

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

附李榮之曲情成吳紹之怨獄擢爾之髮數罪未窮載窺罔上之由益見無君之意朕務全本體久爲含容雖黜降其官榮尚蓋藏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

既張公議難抑可崖州司戶未幾德裕慚忿而卒乃見夢哀訴於宰相令狐絢乞歸葬其戶識者謂之強魂雖死亦不哀云

論曰唐李習之曰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取行狀謚牒凡爲狀者皆門生故

吏苟言虛美尤不足信予觀李德裕故吏鄭亞所爲會昌一品制集序鋪張德裕勲業與新史本傳無異而舊史武宗紀則著德裕之惡與詔詞皆合然則新史取信故吏之說寧不悞

後來者乎

湖南觀察使裴休躬謁華林善覺禪師休問師還有侍者否覺云有一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休覩之大驚覺語虎曰且去有客在二

治三

+

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良久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休歎異而去覺隱居常持錫夜出林簷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嘗有僧來叅方展坐具覺曰且緩緩僧曰和尚見

箇什麼覺云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有省

已○正月五色雲○復河湟瓜沙伊肅等十  
中現佛真身○一州之地於是開元基

字悉如故

黃蘖希運禪師示寂師福唐人姿貌豐碩  
游方晚趨江西參馬祖值祖歸寂乃見百

丈問馬祖平日機緣丈舉再參馬祖掛拂  
話師於言下大悟曰子他日嗣馬祖去師  
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  
若嗣馬祖喪我見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  
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乃堪傳受師自

是混迹千衆後於豫章遇觀察使裴休道  
緣契合遂出世說法嘗示衆曰汝等諸人  
欲何所求遂以棒趕去而衆不散因謂之  
曰汝曹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  
人但見八百一千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

治三

土

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  
頂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  
供養他可中總似你如此容易何處更有  
今日事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還  
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時有僧出云只如

諸方尊宿聚徒闡化又作麼生師曰不道  
無禪只是無師豈不見馬大師座下出八  
十四人坐大道場得大師正眼者止三兩  
人而已歸宗和上是其一也出家人須知  
有從上来事分且如四祖下牛頭融大師  
橫說豎說猶不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腦  
方辨得邪正宗薰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  
得但知學語言念向肚皮裏安著到處稱  
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  
獄如箭我才見入門來便識得你了也還

治三

十三

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人笑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分上事若會即便會不會即散去大中三年終於黃蘖勒謚斷際禪師塔曰廣業

庚詔京兆薦福寺弘辨禪師入內帝問曰禪

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三十一世此土弘忍大師有二弟子一名惠能受衣法居嶺南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得法雖一時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何名戒定慧對曰防非止惡名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心境俱空照鑒無惑爲慧帝曰何名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

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以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覺也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

名則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本無形状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階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應無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隨根器而說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根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

佛外無心帝曰復有人持經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說法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千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緣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傳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

治三

三

一法與人但示衆生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不著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禮佛看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相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

便飽是日辨對七列方罷帝悅賜號圓智未禪師江州刺史崔顥復廬山東林寺顥自

半爲之碑其略曰佛之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

利而畏之所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其於生人恩亦弘矣然用其法不用其心以至於甚則失其道蠹於物失其道者迷其徒蠹於物者覆其宗皆非佛之以手以水之意也爲國家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蠹物

之病則通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視其甚理而汰之而執事之人不以歸牛返本以結人心其道甚築幾爲一致今天子取其益生人稍復其教通而流之以濟中下於是江州奉例詔予時爲刺史前訪茲地松

門千樹嵐光熏天蜩囀湍鳴松籟冷然可

別愛而不剪利以時徃至是即善而復之

又曰嘗觀晉史見遠公之事及得其書其辨若注其言若鋒足以見其當時取今之所謂遠公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

治三

古

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爲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墜天航香藥靈鳥開獸善烟嵐之中恍有絳節白鶴使人觀之而不能回眸也且金陵六代代促俗薄臣以功危主以疑慘尋陽爲四方之中有江山之美遠公豈非得計於此而視於時風耶然鷙者搏羶襲者居素前人不暇自歎者多則遠師固爲賢矣是山也以遠師更清遠師也以是山更名暢佛之法如以曹溪以天台爲號者不可一二故寺以山

山以遠三相挾而爲天下具美矣

癸鴻山靈祐禪師示寂師嘗示衆曰夫道人

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行一切時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只是說濁邊過

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還更有修不師云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

治三

古

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道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後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雖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時相國鄭

愚爲之碑曰天下之言道術者多矣各用所宗爲是而五常教化人事之外於精神性命之際史氏以爲道家之言故老巖之類是也其書具存然至於盪情累外生死出於有無之間超然獨得言象不可以擬

議勝妙不可以意况則浮屠氏之言禪者庶幾乎盡也有口無所用其辨巧歷無所用其數愈得者愈失愈是者愈非我則我矣不知我者誰氏知則知矣不知知者何以無其無不能盡空其空不能了是者無

樵亡不敢田從也師始僧號靈祐生福唐  
笠首屨足背闥來游庵於騎蒼非食不出  
栖栖風雨默坐而已恬然晝夜物不能害  
非夫外死生忘憂患冥順大和者孰能於  
是我昔孔門殆庶之士以單瓢樂陋巷夫  
治三  
去

子猶稱詠之以其有生之厚也且生死於人得喪之大者也既無得於生必無得於死既無得於得必無得於失故於其間得失是非所不容措委化而已其爲道術天下之能事畢矣凡涉語是非之端辨之益

惑無補於學者今不論也師既以茲爲事其徒稍稍從之則與之結構廬室與之伐去陰黑以至於千有餘人自爲飲食紀綱而於師言無所是非其有問者隨語而答不強所不能也數十年言佛者天下以爲

稱首武宗毀寺逐僧遂空其所師遷累首爲民惟恐出蚩蚩之輩有識者益貴重之後湖南觀察使裴公休酷好佛事值宣宗釋武宗之禁固請迎而出之乘之以已與親爲其徒列又議重削其鬚髮師始不欲戲其徒曰爾以鬚髮爲佛耶其徒愈強之不得已笑而從之復到其所居爲同慶寺而歸諸徒復來其事如初師皆幻視無所爲意忽一日笑報其徒示若有疾以大中七年正月九日歸寂年八十三即窆於大

鴻之南臯後十有一年其徒以師之道上聞始加謚號及墳塔以厚其終噫人生萬類之最靈者而以精神爲本自童孺至老白首始於飲食漸於功名利養是非嫉妒晝夜纏縛又其念慮未嘗時餉歷息煎熬形器起如冤讐行坐則思想偃卧則魂夢以耽淫之利欲役老朽之筋骸食飯既耗齒髮已弊猶拔白餌藥以從其事外以夸人內以欺已曾不知息陰休影捐慮安神求須臾之暇以至溘焉而盡親友不翅如行路利養悉委之他人愧負積於神明辱殆流於後嗣淫渝汙湯不能自止斯皆自心而發不可不制以道術道術之妙莫有及此佛經之說益以神聖然其歸趣悉臻無有僧事千百不可梗槩各言宗教自相

矛盾故褐衣圓頂未必皆是若予者洗心  
於是逾三十載適師之徒有審處者以師  
之圖形自大鴻來知予學佛求爲讚說觀  
其圖狀果前所謂鴻龐絕待之度者也既  
與其贊則又欲碑師之道於精廬之前予  
笑而諾之遂因其說以自警觸故其立言  
不專以褒大鴻之事云

○詔修天下祖塔未經賜號謚  
乙亥○勅法師辨章  
丙子○爲三教首座

是年潭州道林沙門疏言詣太原府訪求

藏經高士李節餞以序曰業儒之人喜排  
釋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  
皆無有釋釋氏之興衰亂之所奉也宜一  
掃絕刻革之使不得滋釋氏源於漢流於  
晉瀕湧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

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  
然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  
烈而神清未嘗謁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  
罔有札瘥之患固善也即一夫不幸而有  
寒暑風濕之痾背瘻而且聾耳聵而目瞑  
於是功慰之術用焉禳禱之事紛焉是二  
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勢異耳嗟乎  
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  
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公孔子典教  
持之道風雖衰漸漬猶存詐不勝信恩知  
避善於是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

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  
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強用廢井田則  
豪爽相乘矣貪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  
帑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掊剗之吏

治三

大

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夫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淨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勤苦爲

治三十九

修行以窮達壽夭爲因果故陋賤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煩惱乃見佛性則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風舉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其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興則是抱

疾之夫而責其醫矯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之興不知衰代清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鬪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羣起矣今釋

氏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雋朗之士皆息心焉其不達此者愚人也惟上所役焉故罹衰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剪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化之大益而疾其雕鈔綵繪之小費吾故曰

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剪釋氏巾其徒且數萬之民隸具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沉諸水言詞於紙素者烈諸火分命御史乘驛走天下察敢隱匿者罪之由是天下名祠珍宇毀撤如掃游也有釋疏言警辨有謀獨曰太原府國

家舊都多釋祠我聞其帥司空范陽公天下仁人我弟往來購釋氏遺文以惠湘川之人宜其聽我而助成之矣即辭而北游既上謁軍門范陽公果諾之因四求散逸不成蘊秩者至釋祠不見毀而副剩者又

塗

于

命講丐以補繕闕漏者月未幾凡得釋經五千四十八卷以大中十年秋八月輦自河東而歸於湘焉喜釋氏之助世既言之矣向非我君洞鑒理源其何能復立之耶既立之且亡其書非有疏言遠識而誠堅孰克弘之耶吾喜疏言奉君之令演釋之宗不憚寒暑之勤德及遠人爲叙其事且贈以詩詩曰湘水信信兮俗獷且很利殺業偷兮吏莫之馴繄釋氏兮易暴使仁釋何在兮釋在斯文湘水滔滔兮四望何已

猿狹騰攀兮雲樹靡靡月沉浦兮烟冥山檣席卷兮櫓床閑偃仰兮嘯詠鼓長波兮何時還湘川超忽兮落日晚畹松覆秋庭兮蘭被春晚上人去兮幾千里何日同游兮湘川水

戊 詔羅浮軒轅先生左拾遺王譜等上諫諫之詔荅曰朕以躬親庶務萬機事繁訪聞羅浮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不老乃遣使迎之冀其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之事常以之爲戒卿等職在

治三

王

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復謂宰相曰爲吾諭於諫官雖少翁樂大復生亦不能相惑第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一言耳未幾軒轅集至帝問曰先生遐壽而長年可致否對曰屏聲色去滋味一哀樂廣惠澤則與

天地合體日月齊明是爲長年不假外求

也帝敬重之

卯巳

○韋寅於洪州海觀音寺弟請邱山惠寂禪師開山住持今烏官謹

八月帝崩年五十矣帝性明睿用法無私恭謹節儉愛民物從諫如流天下稱爲

小太宗每宰相奏事畢忽恬然曰可以間語因問間間細事或譚宮中游宴一刻許復正容曰卿等善爲之常恐卿輩負朕後日難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縞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家承恩遇然每於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沾衣也

舊唐史贊曰臣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歷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御一之日權豪歛

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閻寺龍書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獄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頒聲載路帝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輒不舉樂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墮之容與羣臣言儼然煦接如對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故事人主行幸黃門先以龍腦麝金籍地獻文悉命去之官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抽金賜之誠曰勿令敕使知謂朕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類治三

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身之要集亦有道之士也未嘗輒語詭異帝益重之及堅請還山帝曰先生捨我亟去國有灾者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索筆橫書四十而去乃十四年也興替宜運

其若是與而帝道皇猷始終無闕雖漢之文景不足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屹墨揮翰有所慊然

資治通鑑曰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之情僞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

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

求之漢世其孝宣之流亞歟

論曰唐新舊史唯宣宗朝事實相反

持甚唯舊史與資治通鑑皆合新史  
貶之謂宣宗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

意嗚呼斯言莫知何謂也大凡人君寬厚長者必責以優游無斷至於精勤治道則謂以察爲明然則從而可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誠然也

補怛洛伽山觀音示現之地有唐大中間天竺僧來即洞中燔盡十指親觀妙相與說妙法授以七寶色石靈跡始著其後日本國僧惠鍔自五臺得菩薩画像欲還本國舟至洞輒不往乃以像舍于土人張氏

之門張氏屢覩神異經捐所居爲觀音院

昌國志云梁貞明二年始建寺郡將聞之遣慕賓迎其像到城與民祈福已而有僧名即衆求嘉休扁戶刻之彌月像成而僧不見今之所設是也  
史越王作重修寺記云宋元豐三年王舜封使

三韓至此黑風驟起巨龜負舟向山禱告大士現相舟穩還朝以聞朝廷頒金帛移寺建於梅嶺山之陽賜額寶陀祈禱雨暘輒應迄今

元朝降香賜田重新寺宇以福邦家永延

帝祚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三

音釋

購也紺相  
有古汙淺思  
所候水直黃良  
求切亭與色切  
賞以貌切緝  
財盪絞大  
扃也徒繩刀  
閼古滌黨索切  
也熒器切也糾  
切也播黠

動黑鳥  
阡也咸

陌青切  
也田蜩  
道切切大  
也阡蟬么